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五章。

【或曰。雍也仁而不佞。子曰。焉用佞。禦人以口給。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。焉用佞。】

「現今是依次講，到了鄉黨講究考據，就要跳著講。講書，一者在研究學問，一者在實行的方法，注重實行。古書今講，若只為實行可以略去其中今日所不必用的部分。若講研究學問，必須全部都要研究，都必須講。實行是注重人的行為，沒有考據等等的事。講學固然是以改善行為為主，若不懂就講學著書，就不能被允許。」

『或曰：雍也仁而不佞。』「或曰，不知道是什麼人，或者有人批評冉雍，古來就有批評。雍是冉雍，看考證，有人說是冉伯牛的兒子，有人說是冉伯牛本家的人，說法沒有肯定，吾也不指定是哪一種，只要知道是冉家的人就可以了。冉求、冉伯牛幾個人的道德都很好。」「劉氏《正義》說，冉雍是孔門四科中的德行科」，他是屬於德行科，有德行。

「你們的學問必須扎根，你們到蓮社或圖書館的時間並不長久」，這是講台中蓮社、台中慈光圖書館當時跟雪廬老人學《論語》的這些蓮友，「後來能再接續的那還可以，如果不能接續學，那你也看過一遍了」。雪廬老人講，學了一遍，後來接著繼續學也可以，最少也看過一遍。「今年死了三四個，只有我還沒死，說不定今天說了明天就死。」雪廬老人講這個話也是警惕這個世間無常、人命無常，的確是無常。「總而言之，你自己必須預備，你們不預備

出來人才，在這裡拖延不是辦法，總是要自己先把學問扎住根柢，要扎根柢必先改心理，心理一改，品行一好，塵埃不受、封住，心理就放晴光，就開智慧，如泥沙沉澱，智慧便顯出來。」「儒佛都是以智為首，愚人不能辦好事，智慧不是世智辯聰能及的」，這個跟世智辯聰不一樣，智慧是智慧，世智辯聰是世智辯聰。「聰明人聽了，當時就改心理，心理若不改，現在、未來都會害自己，但是要聽人說了能立刻改心理，才是真聰明。」「佛自己的兒子也教不了，全在自己」，改心、修學全在自己。

「智開始時為好事，若沒有智而只有世智辯聰」，沒有智慧只有世智辯聰，「這種世智愈多而害處愈大，危害他人，將來是永遠害自己」。

「冉雍在德行科中，孔子沒有說他是仁人，其他人不懂仁，說冉雍他是一位仁人，只是缺乏佞字。古書的講法、讀音，因為時間久不免有變化，例如台灣南北口音就有差異，古今更是變異很大。」

「有人說，冉雍仁而不佞，光有仁而沒有佞。孔子說：焉用佞，有佞要幹什麼？這個佞單指一方面，單指多才多藝和口給的巧，意思是冉雍不大能說話，但是很溫厚，有仁德，可惜沒有口才，也沒才幹，呆板板的。」

『子曰：焉用佞，禦人以口給。』「孔子說：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孔子先批評他這個佞字，人不必一定要口若懸河，或是多有能力，不一定要如此。」「孔子講究言寡尤，言語少，少找怨尤」，話說多了，就會說錯話。「行寡悔，行事少作，免得後悔。若不如此，對方一說便以言語抵禦人，用口給來抵擋人」，用他的口才來對付人。

『屢憎於人』，「屢憎於人，招惹人討厭，人不願意跟他說話

」，因為他說話如果不讓人，「我說一句，他說四五句，我辯不過他，我怕他，即使說的是好話，人的心理也不喜歡」。「君子不欲多上人，不以言語多而傷人，這是毛病。吾年輕時學過雄辯，駁斥對方，造了很多兩舌、綺語、妄語等無限的口業，後來反悔改掉，再不雄辯了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講他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，犯了這個毛病，造了很多口業，後來改掉，不再跟人雄辯。「我讀過佛經，才知道佛經也有一答一問，卻不是雄辯。」「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，沒有這個佞不要緊」，就是說沒有那些口才也沒關係，人只要有德行、有仁德就好了。

『不知其仁』，「不知其仁，這一句是針對有人說雍也仁而不佞的答覆，你說雍也仁，那我可不曉得。」

「仁，到了孔子提倡這一個字，但是孔門學生學到仁的沒幾個，這個仁字很難喔！」「志於道，道是本性不動的東西，心必定在道的上面，心一動沒有善惡那是據於德」，心動了，但是沒有善惡念，這個時候心是據於德，就是一動沒有善惡，那是德。「心起作用，內裡要據於德，外頭要不害人，有人有我，所以要依於仁」，仁是兩個人，有自己，有別人。「大小事都依靠仁，辦的事一點也離不開仁。」「禮樂射御書數都是游於藝，屬於民生主義，必得先有前面道、德、仁的根本」，後面那個藝才有真實的受用。「今日的教育先學藝術，前面的道、德、仁看得很輕」，以前雪廬老人那個時候看得很輕，現在是沒有了，「社會便會混亂」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社會這麼亂，原因就在這裡，沒有道德仁，只有學藝術，「所以說仁字很難」。

「佞字，古時的講法有好有壞，不能單執一義，凡事一知半解不行。如德也有好壞，《書經》云：穢德彰聞。佞也有兩方面，佞，上頭是仁，下加女字，是仁的一部分。」「不是純粹的仁，就不

能當仁來講，部分是仁」，有一部分是仁，不是全部。「另外一部分要看考證，佞有巧、柔諂、高材的意思。巧、材、柔諂，孔子再加上口給，仁、巧、材都沒壞的意義。」

「諂是諂媚哄人喜歡，不說實話，老油條，心不直，慝怨而友其人，是個鄉愿，幹什麼都不直。所以學《論語》就要默默的改變心理，所謂希聖希賢，心不直就會害人，不能令人改過遷善，這一點我們不可以幹。」

「口給是口才很快，思想快、反應快，答得很巧妙。好的一面是善巧方便，壞的口給就是蘇秦、張儀，擾亂六國。」

「佞字好的意義被隱藏，只剩下不好的意義。以前好事也都加上佞，沒有諂媚的意義，例如佞神、佞佛，今日有人自稱不才，古時自稱不佞，可見佞不是壞的意義。考證引《金縢》，予仁若考者，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。巧義即佞也。所以佞就是才，不佞就是不才。」

「仁字很難，孔門弟子，只准顏回三個月不變樣，我們三小時也辦不到，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，不一定什麼時突然辦出一件依於仁的事情來。你們縱使三月不違仁，也不許為仁，必得要蓋棺論定才可說仁或不仁。」這是一個人棺材蓋下去了，才能論定這個人是仁還是不仁的人。「有些人很多年都是好的，卻毀於一旦。三日不見就變樣，必須學曾子三省吾身。」「我們時時刻刻都會變樣」，這一點的確我們要提高警覺，「所以孔子說吾不知其仁，不知他仁行得怎麼樣」？

『焉用佞』，「焉用佞，要口才幹什麼？這個焉用佞與上面的焉用佞是加重其詞」，就是要口才幹什麼呢？加重語氣。

「你們不要以為已經學佛，又學《論語》已經不錯了，只是希望大家聽聞這個以後，抓住不搖動，上了路，往路上走，就不錯了

。」

「《反省錄》：不必淫詞詭辯而後為佞，只心口一不相應，此是不直」，這就不直了。「君子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，徒逞一時才能，取快於一時，而遂見惡於君子，亦何為哉！」這是《反省錄》的一段話，這些我們要常常來反覆的複習，來學習、來提醒自己。常常以這個來反省、改過，那這樣我們就會提升、進步了。

好，這一章我們就學習到這個地方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